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三鈔卷八

德清俞樾

秦謠

宋劉敬叔異苑云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飧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於是悉如謠者之言按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既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此則以爲秦時之謠語語亦小異

李陵爲臨沅令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岡縣李陵廟李陵爲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而立廟按漢書本傳不言爲臨沅令此可補史闕死而廟祀其居官亦必有惠政矣陵自言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豈其舊部民邪

記又云武陵縣清陵館郡國志云漢李陵爲臨沅令後歿匈奴邑人思之而立是館是一縣並祀李陵但清陵則不知何義

馬援化蛇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陵縣壺頭山有石窟卽馬援

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

蔡中郎三美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喜震叔節賜彪）兼命為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按此可與鄭廣文三絕並傳矣

又云吳有八絕菰城鄭嫗善相劉敦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棊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按此則一人自為一絕但書畫轉居其末何也菰城鄭嫗當是吾郡人

梁書元帝紀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

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按此與蔡中郎事正相類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過金橋橋在上黨旗纛鮮華羽衛齊肅帝遂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鷙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兔豬貀之屬韋無忝主之時謂三絕焉

又云鍾陵淸涼寺有李中主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董羽畫海水爲三絕

又云唐僖宗幸蜀之秋有會稽山處士孫位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暨部從鬼神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歎重其能遂爲長歌有草書僧夢歸後至請書於壁成都號爲應天三絕

宋鄧椿畫繼云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謂路皐橐駞郝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按古稱三絕者如顧愷之才絕畫絕癡絕梁元帝書畫贊三絕宋令文文辭書力三絕鄭虔詩書畫三絕以及吳王趙夫人機絕針絕絲絕皆一人具三絕南史謝瞻傳瞻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

寫之崛詠之王宏在坐以爲三絕唐書李白傳文宗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徐彥伯傳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彥伯善屬辭時稱河南三絕則皆合三人爲三絕以上諸事人多知之者蔡中郎等數事知者稍希故具錄之

漢末相者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漢末三人俱詣相者相者見孫劉有社稷之相即便語之曹公不蒙相者所記知相者不逮褻衣示之相者見已舉聲大哭至後漢末此之三人果據三方據續溪胡氏輯本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惜作演義者

未之知也

唐初約法十二條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按漢事人所共知唐事則知之者罕

唐十在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館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强盛林員外犀亦著前蜀十在明禍福之由示君臣之醜雖爲謗訕深鑒是非按唐十在不知何人所作今未觀其文蜀十在則諷喻之詞其文以蜀主

臨軒龍顏不悅發端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請罪帝告以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蜑强梁珣奏曰只如輿土木于禁中選驍雄於手下云云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云云有宋光嗣在末云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術每爲巫覡以玩聖朝致君爲桀紂之行昧主乏唐虞之化有臣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賜顧在珣絹百匹自王承休至臣珣凡十人皆云有某某在故謂之十在以此推唐之十在必是舉唐一代名臣十人惜未得其文而讀之也

張孜夢李白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
躭酒如狂好詩成癖然于吟詠終昧風騷乃圖寫李白
眞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當庭而
坐與孜對酌論及詩歌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
其要白亦超然上昇李山甫代孜歌其幻夢有云我識
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
見

杜子美得謚由元太監紐憐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李𠃬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
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韓退之喜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予舊于滍城孔宵極家見孔戣私記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按所云吳家未詳疑字誤

白香山生日

國朝葉廷琯鷗陂漁話云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故厥會彌盛我郡則虎邱雖有白公祠未聞有爲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爲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甯楊芸士廣文文蓀時寓吳中特於正

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此實吳中創舉按杭州香山生日會亂後亦不聞再舉矣近人詩集中多有爲東坡作生日者而香山罕聞是亦缺典惟香山生日乃正月二十日阮文達生日亦同此云正月十九殆誤也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李昪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昪遂爲神福家奴徐温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族而冒李姓焉後嘗致書於

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舫田爲說則本濳氏明矣按此則南唐李氏乃吾郡人也薛歐兩五代史馬陸兩南唐書均不載此說

宋爲趙廣漢之後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司馬温公生於浮光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温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温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温公

祠堂存焉

按宋史地理志淮南西路光州所屬四縣定城固始光山仙居此不云守光州而云守浮光者考唐書地理志光州本治光山方輿紀要云光山縣北有浮光山然則光山乃以山得名有浮光山而後有光山有光山而後有光州温公名光而字君實正以浮光之名不美故反其義而字實耳

東坡善射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東坡善射有次韵子由闘子善射詩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霏

雪餘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康節先生異事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熙甯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按先

生感黑猿而生亦異聞也
又云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卧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按此事甚異其女子既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耳乃死後十餘年便能拜能言豈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

邵康節聞越鳥聲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甯歲君等誌之按康節聞杜鵑人盡知之此云越鳥自來無用其事者

歐陽公夢爲鸜鴿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歐陽公嘗夢爲鸜鴿初夏淸曉飛鳴綠陰中甚樂按此可與莊生曉夢並傳矣

高若訥知醫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衞州多名醫有申受者善醫自

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高參政醫學甚
高旣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按高若訥卽歐陽公貽之
書譏其不知有人間羞恥事者不謂其人乃精醫也
又按郝老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
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
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
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見邵公濟聞見
後錄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
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强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

而已尤長於傷寒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按文莊即若訥也

避暑錄話又云嘉祐末有鰥卒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恨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按此則郝非其姓矣不知何以稱之爲郝老也

狄武襄殺陳曙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儂賊犯交廣狄武襄受命顓征

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恭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

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按秦王轉世爲荆公敗壞北宋天下及南渡高宗內禪而孝宗嗣統則秦王之後也此與錢氏索還兩浙同一公案矣

王荆公死兆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淸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

秦檜在金國事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秦檜遺粘罕拘執北行幷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虜主以賜其弟撻賴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甚相親信撻賴提兵而南命檜以任用偕行爲撻賴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梢工孫靜可與語遂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挂帆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秀才名

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以紿其衆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衆遂信之檜至行在范宗尹李回薦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尚書按此與宋史本傳小有異同孫靜史作孫靖又從行有馮由義此不載

秦檜靖康末議狀不足信

宋王明清揮麈餘錄云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乃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金人議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曰吾曹

職爲諍臣豈可坐視當其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焉屬稾遂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寮合請會之不得已始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金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爲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會之還自金營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先覺有甥何玩者得其原稿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檜之凶焰其可犯邪紹興乙亥玩夢先覺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玩卽持稿叫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未幾會之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玩故官按檜議狀二篇並載揮麈三錄

云此書得之丹陽蘇耆延藻云頃爲秦之孫塤客因傳其本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并引詩周公恐懼流言日云云今觀此則會之此舉本是掠人之美並非前後兩截人也

又揮麈錄云姚宏字令聲越人也有僧妙應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後知衢州江山縣來謁帥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諸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口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理死獄中先是宏嘗語人曰世所傳秦丞相上書黏罕

乞存趙氏其書與齊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其美

呂秦聞之大怒遂擢其酷

又按王明清玉照新志亦載此事小有異同且云二帝

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

伏覩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

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至何

琥則爲何兌字太和邵武人馬公門弟子也與揮塵餘

錄所云馬公甥何琥未知孰是

施武子以蘇詩被劾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

乾道間爲左司諫宿晩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慨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之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版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云按康熙中商邱宋氏刻施注蘇詩頗考求施氏父子事實而不知有此事

雷轟薦福碑本無其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云薦福寺雖號

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惠洪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非洪之鑿空矣

茶香室三鈔卷九

德清俞樾

岳忠武王母葬地

宋王明清揮麈三錄云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云去歲在匡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塡塞山間如市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旣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

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眞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眞文忠公建甯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切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

郄是誰其聲乃絕時眞母方孕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按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劉伯溫事與此相類今乃知即眞西山事附會其說也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千緡按趙忠簡本傳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

其事上敀容謝之其風節如此驕侈之事恐出讒口

王梅谿異聞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員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凉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

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按此則錢玉蓮投江乃眞有其事矣恐出後人附會至龍種之說尤奇

國朝戴咸弼瑣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閒未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爲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塡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按此則書券者非王梅溪矣

賈似道後身爲鼠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吾松康庵一鼠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蟋蟀相公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爲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殆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然則蟋蟀一物既亡宋又亡明矣

王冕事傳聞之異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倨衆居九

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見敵主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又云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繞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

按明史王冕傳攜妻孥隱九里山嘗倣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然則其居九里山

自是實事又嘗倣周禮著書則所謂自定官制亦非無因惟此錄所云軍前督眾治具決水事他書紀王元章事皆不言有此傳節子跋云意者冕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文致其罪斯言得之矣

倪雲林納粟補官

國朝葉廷琯鷗陂漁話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葢如今之捐輸以議叙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去元末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

尙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授道官豈爛羊侯尉之比乎

劉伯温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纂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入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授之且爲語其奥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按余於續鈔載劉青田異事皆近荒誕此則尙近事實肆中老翁必元末隱君子也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禱蹝
姚廣孝像按其時不知建廟於何地惜言之不詳
徐汝廉於天啓時發南遷之議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徐允祿字汝廉蘇州嘉定
學生有思勉齋集虞山云天啓辛酉予官詹端汝廉貽
書累萬言謂正統己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
廷益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勿爲宋頭巾
所誤甲申三月大命以傾豈知憂危慮早乃自二十年
前一老書生發之有大過人者按天啓時海內晏然汝
廉此論殆因　王師入關而發眞曲突徙薪之高見矣

萬歷丙辰天示異象

國朝徐逢吉淸波小志載吳農祥周處士傳云周處士大纘字愜焉錢唐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與其友出淸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從空而下問其友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與甲士戰甲士不勝反走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夜叉領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藉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驚問其友曰亦不見邪曰然因執友手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至康

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吳農祥曰萬歷三十四年李自成生張獻忠亦生大縝所見豈兩逆賊之兆邪顧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縝何也

明季社事緣起

明楊彝復社事錄云文社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栴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襄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淯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於是有廣應社貴池

劉城伯宗吳𪊲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
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爭自應社始也
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
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
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
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
始於戊辰成於已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
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
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諸是
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

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葢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盂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按明季社事紛紜迄於亡國而後已然事之緣起莫能詳也此錄即出於社中人宜其言之歷歷矣錄其大略以戒方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啓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鑣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

常熟楊彝子常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翻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社頗見嫉於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彝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閒兩社始合爲一按此與前說微異果如此說則應社大而復社小後來并合爲一何不名應社而名復社乎恐當以前說爲

信

隆武爲僧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安溪湖頭有妙峯山山上有寺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隆武實辟地於此時李氏有祖光龍曾官翰林脩討亦隱兹寺以奉之日爲師徒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號曰參唯今無識者矣

吳六奇謚

國朝王士禛　國朝謚法考云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恪康熙四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諭按吳六奇以查伊璜事人人知之然其諭則知者亦罕又蔣心餘撰雪中人傳奇述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

按吳順恪公六奇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為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為長弟標子十三長啓晉順治丁酉舉人啓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啓鎭以蔭官至黃岡副總兵啓爵年十八入為頭等侍衛歷任大原瓊州天津總兵啓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

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歷三十四年入　本朝三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光緒乙酉舉人與余孫陛雲爲同年生又出余門生徐花農太史房承以家傳見示故知其詳家傳爲長樂温訓所撰温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太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國朝禮親王嘯亭雜錄云　純皇帝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載回札命將內閣庫中所貯

原稿補行載入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答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

按往年有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者圖中有陳君孜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已載于春在堂隨筆今觀此又以爲侯朝宗未知孰是

康熙中以蔴牌勝羅刹國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蔴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又云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降于周後在湘潭投誠偽

周平封建義侯甲子冬　上召見論及火器之利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滚被爲第一問何物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惟柔能制剛耳因詳言進退閃滚之法問滚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滚牌　上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遽召六人來

上命善射者以雹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滚至面前疾于飛鳥　上大喜問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　上曰此去閩遠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者召用之五百可得也遂召募教演未

幾而成至己丑春夏閒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城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卒衆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林侯曰若使登岸則不可當者以水軍往迎之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偏刀以進羅剎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藤牌蔽首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脛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興珠不喪一人城中請降　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按此記建義戰事甚詳不及備書姑撮其大略羅剎國即今俄羅斯也在順治閒已以火器著名而中國則以藤牌勝之今軍中操演尚有藤牌

觀者幾視同戲具不知　國初因以勝俄羅斯之火器也滚被之法亦必可用惜當時未行今無知之者矣

謹按平定羅刹方略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命選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鄭逆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滚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又　諭聞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速送至京毋誤事

機然則當時自以藤牌爲禦火礮之利器滚下缺一字必是被字滚被滚牌皆鬭中長技今未知尚有傳授否似亦留心武備者所宜講也

廣陽襍記又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糓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據此則知當時固以藤牌滚被與銃炮火藥並爲軍中利器

明珠家累世富厚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襍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産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

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攖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襍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

宴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値太和門閫警趨入遂被害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甯秀爲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鬚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卽斯人歟

乾隆時僞皇孫

國朝禮親王嘯亭襍錄云庚子春　純皇帝南巡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初履端親王諱永城　純皇帝第四子其側福晉

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産次子以瘧殤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　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鞫保勵堂侍郎成時爲軍機司員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紿乃敢爲滅門事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戍童子於伊犁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爲松相公筠所斬

按　本朝家法森嚴乃亦有此事保侍郎可謂有膽不疑之風矣

德清俞樾

許由千頃山故居

宋吳自牧夢粱錄云陶唐箕公許由隱寓昌化晚溪有千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郵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定興縣有沽酒郵刻石云燕昭王沽酒飲樂毅處字剝蝕在縣西

闔閭流杯亭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

三月三日泛舟游賞之處按此亦修禊故事今人罕知

常熟浣紗石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常熟縣北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原注即壇也盟北百步有浣紗石可方四丈按今人但知諸暨有西子浣紗石不知有此此石不知何人遺蹟也

伯嚭宅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吳太宰伯嚭宅在西洋環巷原注出馮猶龍䄂志

屈原馬跡

宋劉敬叔異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按伍子胥白馬素車人多知之不知屈大夫亦有白驥事

望鄉嶺李陵題字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經馬鬉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按所題何字惜不載也

孟光故里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孟光故里在上沙梁巷

按梁伯鸞扶風平陵人孟光其同縣人吳中安得有其故里疑附會也

遠公出木池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尚在按杭州淨慈寺有神運井相傳僧道濟運木於井今觀此則知緇流自有此種俗說流傳也

王逸少硯池異蹟

宋方勺泊宅編云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黯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薛濤井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留按此亦奇迹未知今尚然否

溪州銅柱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詞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

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嘴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椎拓頗不易按人知有馬伏波之銅柱不知有馬希範之銅柱希範事雖不足道要亦一古蹟也光緒十二年吳清卿副憲大徵奉　命勘定中俄邊界立銅柱識之清卿本出余門下其明年巡撫粵東道出吳中以銅柱拓本示余余為題數語歸之然則宇內有三銅柱矣

明鄭仲夔耳新云鄭中丞穀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

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及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振旅以歸隨卒拔此亦一銅柱

明魏濬嶠南瑣記云開元閒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甯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舟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鑱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按此則立銅柱者亦非一人一地矣

明鄺露赤雅云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按此則伏波銅柱有十

禹陵爲南大吉更定

國朝朱彞尊靜志居詩話云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知紹興府妙善占墓謂窆石非禹葬處別於廟東南建豐碑題曰大禹陵其後望秩於是處焉

周文武成康陵皆被發掘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衮冕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以來陵

墓不足道也

孔子虛墓

宋孔傳東家襍記云先聖墳西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世傳先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皇發冢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按發冢有白兔之異必是古來神聖遺跡乃以爲孔子之虛墓則魏武之疑冢孔子先之矣此妄說也

杜康祠冢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海內圖經率載杜康祠宇

獨三吳有之相傳康有遺冢在江陰縣城南土人因於橋下建祠以劉伶配之

朱張墓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周逸民朱張墓在長邑蘇臺鄉原注云出樂圃志

又云朱長巷卽朱張巷周逸民所居元萬戶朱瑄尚居之原注云顧公燮記

相王墓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相王墳在盤門東城下古蛇門傍周擊賊將軍黑莫郝所葬舟人賽祀不絕

又云赤蘭相王廟在南園赤門傍行祠在巴家劉神姓桑名湛璧原注云舊志作黑莫郝亦名榮封東吳上鄉士穀神織造都城隍唐時已建國朝康熙四十四年織造李煦重建請加封護國忠顯王道光元年織造嘉祿重建列入祀典一在葑門外接官亭一在洞庭西山

按唐陸廣微吳地記云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然則相王墳即古赤欄將軍墳也黑莫郝之名不知所本而後世又作桑湛璧至今織造署中敬奉之彌失其眞矣余年來自蘇至杭必過所謂相王墓者兒婦輩或舉以問無以應也今雖得其大略

然究不能定爲何人當更考之

亞夫墓

宋吳自牧夢粱錄云亞父冢在皋亭山按亞父當即范增不知其墓何以在吾浙也

陸平原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青浦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葢葬其衣冠者萬歷初有一金蛇見土上土人掘之得一銀首及銀器按葬衣冠之墓乃必鑄銀爲首何歟

陶隱居墓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宋元祐中有中貴羅適一學

道華陽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惟鐵繩懸一空棺其壙甃環繞相次成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口口口之三眞悊靈岳以透遥遊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遂摹此文以傳元祐六年林希子中所傳如此蹟未得見

單雄信墓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東曲首向北牆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墓也上有棗樹世傳乃棗槊發芽生長成樹又謂棗冢子巷按單雄信墓乃在汴梁城中亦所未聞

鄞縣陀山有王介甫祠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王介甫令吾浙之鄞鄞濱海有田率在山麓民指田爲質以貸豪右之金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苗法也鄞人至今德之立祠陀山下神亦至靈按所謂陀山者當即普陀山也自宋至明季其神猶靈今二百年來未知尚有此祠否

土山會

晉支遁集有土山會集詩三首其序云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

山臺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往於是乃揮手送歸靜拱虛房悟外身之貞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按晉時土山有此盛集亦幾與蘭亭等矣何蘭亭之赫赫而土山之寂寂邪

燕子樓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唐末徐州廉使時太師溥常有好道之心有道士姓郭名端請硃砂一斤泥爐于大廳養藥令太師自看火候約一月而成一月開爐取藥結成

一塊香氣馥人透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溥曰此藥所
須在意號曰太乙丹砂忽見一猧兒遂齕藥少許搵餅
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爲烈焰一團騰空而去是歲梁
太祖舉四鎮之衆攻伐其城堅守數旬缺乏糧料端與
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須臾樓中火發
紅焰亙天色若虹霓段段飛去及至火歇灰燼亦無軍
民異之謂之火宅解也燕子樓至今存焉按今人但知
燕子樓有關盼盼故事不知又有此事
又按宋景文集有重修彭祖燕子二樓記云景祐二年
丞相隴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違觀畧居濅眺城隅歸

爲二樓聯冠州雉直艮陴者曰彭祖占坎方者曰燕子則是樓至宋猶在又云樓之賦名何矣或以地或以事公郎而用之紀方言而著實也惜未及其所以名樓之故

同醉亭

宋徐度却掃編云歐陽文忠謫守滁州作亭名曰醉翁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按今人知有醉翁亭不知有同醉亭也

伯都訥有宋徽宗遺蹟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十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尚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即此地也按徽宗日記惜不傳

蔡京書臨平寺額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勑其勑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勑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謂之

司空勑亦曰蔡家勑至今勑字蔡體尙在按余幼時居臨平故遇臨平事必記之門下士張小雲明經取以作沈東江臨平志補遺此條未知採入否

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

明張岱夢憶云至曲阜謁孔廟宮牆上有樓聳出扁曰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按孔廟有此誠大奇未知今尙然否

松鶴庵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松鶴庵在宣武門外衚衕爲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請

像友醵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忠愍祠詩蓋丁未年立祠時作也按今炸子橋松筠庵相傳爲忠愍故宅而吾鄉藏旅塘先生藤陰雜記言松筠庵塑幞頭神像相傳爲城隍神則忠愍故宅之說亦未知信否而嘯亭雜錄又作松鶴庵何也

中文定八宅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申文定公時行宅有八處分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衙前百花巷各四大宅

又云大鼓嚴嵩故物上所賜也今存鼓架

明代西湖岳廟畫壁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四書繪序云嘉靖辛亥余讀書錢唐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人馬弓旌馳鶩伏跗之勢行營按轡叩首呼歎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署書表敘比之詩史冊中語似更明暢

五人墓是後來移葬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明吳閶鄉獸宅在王洗馬巷中有北宋尼姑墳後作花藥壇曾匿五人首級於此後移葬山塘至今種花木猶有英氣按此則今五人墓非

原葬所也余嘗疑五人初死時今葬地猶是魏忠賢祠何遽埋骨於此今乃釋然

吳下坊名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吳下衣冠所聚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口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按坊名今尚有存者

鐵瓶巷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鐵瓶在仁德坊東唐初有仙曾作枕臥所遺明義夫馬璐家藏後歸金氏近屬汪氏內有鐵瓶書屋

馬醫科高墩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馬醫科高墩舊吳縣獄址按至今高墩猶在余寓馬醫科往往經由其下也聞之故老云其東申公祠即吳縣舊署然則此爲獄址無疑矣

稚兒塔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重修蘇州半塘寺稚子塔記云按舊記晉義熙十一年名

法華塔詔賜國財以建葢僧道生誦法華經有童子名
稚兒日侍立聽法死葬此後有商人謝本者泊舟夜聞
誦經聲旦尋之有靑蓮花生冢上事聞建塔故名法華
塔則稚兒本童子之名不知何時好事者飾之以稚兒
爲雉兒又取西僧所攜瓦塔云是昔年葬雉之物又以
塔歸王伯谷半偈庵士大夫皆相詑爲奇事

曇陽觀

太倉州志古蹟志有曇陽觀里人爲王錫爵女燾貞建
在城西南隅壁間有尤求白日升天圖後觀廢惟太僕
寺卿徐爌翰林修撰沈懋學二聯猶存　國朝嘉慶二

年知州鼇圖邑紳汪學金移建于隆福寺西尙書朱珪題聯額學士劉鳳誥作記主事汪彥博書按曇陽子事談者疑信參半乃　本朝嘉慶閒猶有人爲之移建其祠而朱文正公且爲之題聯額殆亦所謂過而存之者歟今未知尙存否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曇陽詩十首其第五首云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粱托盋求朝飯敲鑼賣夜糖第六首云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味其意正爲曇陽子作但不甚可解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見只編載王荊石相國爲南祭酒范屏麓太史過王語良久欲別王曰幸小坐小女謂今日當雨朱雪果爾當煩作韵語紀異否則以一笑解之屏麓意謂必妄須臾雪作他處皆白惟庭中色若臙脂和雲母照耀人面暈若桃花此曇陽子事也王弇州曇陽傳不及此事按見只編不知何人所撰其名義亦未詳

堅瓠集又云萬曆初太倉王相公女號曇陽子有巨蛇隨之名曰護龍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萬

歷丁丑賜進士第一授修撰四十而夭王元美作墓表
屠緯眞作傳欲傅會曇陽子昇眞之確至以妖夢厚誣
光明磊落之君與豈愛人以德者耶按如何厚誣亦未
得其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王荆石錫爵女稱曇陽子
一日忽不見人競傳爲白日升天或曰淫奔耳今太倉
有曇陽觀

鶴秀塔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贅紀云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
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下七層中層刻鶴秀二字

蓋有故事焉順治閒江南諸生裴某附舟夜過阜林爲盜劫遂沿塘行不食一日矣距嘉興尚數十里饑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糍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問之裴備言狀鶴秀以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贈之遂別去鶴秀還主母疑其有私也加以箠楚鶴秀投繯死裴生同家鄉會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乞食時三年矣心念鶴秀猶待字將委禽焉訪得其故奔至厝所大慟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爲正室遣人築墳塋極其堅固封墓之日

裴適秀署秀水置腴田以奉祭祀復於賸物處造一塔爲鶴秀資冥福因卽以其名名之按今此塔巋然如故然其事則父老罕能言也

德淸俞樾

漢賦最輕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獨兩漢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葢先時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略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

按古者置郵傳命究不知日行如千里得此可以考見漢制至赦書日行五百里乃唐時舊制也韓文公答張徹詩云赦行五百里可證

歴代服色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品服庶人以白按此則紫袍爲公卿上服自秦已然矣

又云唐高祖朝救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按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中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與此歧異當考

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唐何延之蘭亭記敘蕭翼計取蘭亭事云改冠微服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可見當時不以黃爲貴

其向黃者必中葉以後事也

唐制有冤者哭陵下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於太宗昭陵之下按此制甚奇杜牧之詩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向疑其何以獨望昭陵或亦此意乎

宋制朝參亦唱喏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迴鑾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

按余於續鈔七載何孟春餘冬敘錄之說蓋明人已不

知唱喏爲何事矣觀此則宋時雖朝參亦唱喏唱喏固甚重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卽今喏也按此則唱喏乃烏衣風韵也未知是否但宋時唱喏聲轉可得其仿彿

宋宮中御宴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陽翟縣令孫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

聖餘執政命婦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登
露臺望拜奉觴以進又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為某
言禁中禮數甚詳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
在西皆南嚮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
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無華彩太妃暨
中宮皆鏤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
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為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
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一視也上前後
供侍閤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樣妝梳衣服
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

播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有按李方叔此書書於元祐時所謂上即哲宗也寶慈則太皇太后高氏長樂則皇太后朱氏太妃則德妃朱氏也天子正坐太皇太后皇太后旁坐太妃與中宮西嚮坐而又使外命婦奉觴上酒宋宮中禮數殊有可議

宋元猶禁火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楮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火吉則燃木炭取不

煙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牛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按周舉以來久還溫食何意宋元之際此禁猶屬未知今何如也

金人去頂髮

宋王明清揮麈三錄云眞定帥臣李邈城破被虜敵欲保全之邈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敵人責之邈髡而爲僧按金人亦剃頭辮髮余已載於曲園雜纂三十六矣今得此條又記之但不知所謂去頂髮者視今制同否也

明君臣畫像

國朝林春溥閒卷偶得云余於嘉慶戊辰假館李君喬信家得觀所藏前明君臣畫像一冊共三十七八首太祖高皇帝次馬太后次成祖文皇帝次世宗肅皇帝次中山王徐次開平王常次東甌王湯和次寧河武順王鄧次李文忠臨淮侯次沐國公次陶學士安次誠意伯劉次龍泉章公溢次方孝孺先生次解學士縉次楊文貞公士奇次王端毅公恕次周文襄公忱次劉忠愍公球次于肅愍公謙次葉文莊公盛次劉時雍先生次李賓之先生次王陽明先生次唐伯虎寅次陳白沙先生次鄒東廓先生守益次霍文敏公韜次文衡山先生徵

明文王鳳洲先生次羅念庵先生洪先次吳康齋先生與弼次沈石田先生周次祝京兆先生允明次海剛峯先生次張居來先生次羅一峯先生其絹稍粗丹素秀潔神采飛動成神似世所畫關公像焉太后男相劉誠意女相方正學嚴氣正性相如其人于少保白皙而方鬚眉濃黑王陽明黑而瘦其旁皆無題贊所署爵姓名號繁簡不一例然可寶也

按劉誠意女相是又一幀予房矣然余見雍正年間所刻劉文成集卷首有像鬚髯甚長并刻其子仲璟所爲贊語首云虬髯電目探天根分幹地軸則女相之說殆

未必然也

明皇后璽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仁孝皇后勸善書陳景雲注曰己卯秋日在錢唐書肆中見此書卷首有硃印厚載之記四字蓋皇后璽也

按明史輿服志云皇后寶用金龜紐篆文曰皇后之寶不言有此璽

朝天女戶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長李誠張敏

劉政等爲錦衣衞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襲

唐時婦爲舅姑已服三年

唐李涪刊誤云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按此則唐時婦爲舅姑已有持三年之服者後唐長興之制所從出也

宋王栐燕翼貽謀錄云太祖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宗等奏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

定制
按照憲杜太后崩於建隆二年六月至乾德元年九月始滿二十七月而孝明王皇后卽崩於是年十二月然則服除而后亦崩矣宋史皇后傳不載其事故表出之

爲嫁母持服

宋王明清揮麈前録云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亾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服坐主喪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近時張樂全藐東坡用唐人服坐
主喪緦麻三月東坡藐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暖孝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至七
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
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不敢奉詔遂罷

喪帖稱不肖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今世人子喪中用帖
稱不肖子未知本此否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

夫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按此知明季　國初喪帖有不肖子之稱今則雖庶民亦稱不孝矣

宋人家祭之期

宋徐度卻掃編云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與杜氏

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於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

同姓爲婚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朱韞斯誤娶同姓欲去其婦名流多勸止之欲取證于古之娶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吳志伊曰王沉與王基聯姻劉疇與劉嘏爲婚緣非同原也前輩博洽如此

同姓非族不稱宗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近時同姓往來卽非其族亦稱

宗不書姓昔張黃門受先爲天如太史作序書盟弟張
采二公同里至交並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風古矣

文移稱關

宋徐度卻掃編云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
河北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
間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以
爲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關蓋都省樞密
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按
此則平行文移稱關宋已然矣劄則今與古異

草底檢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云凡公家文書之槀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檢卽州縣通稱焉按今此三名皆廢而通稱曰稿或卽檢之譌邪

青殼手本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按今屬吏於上司皆用青殼手本然無紅籤矣

廣陽雜記又云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按此

則手本又施之平行矣今人但知有上行之手本不知有平行之手本然余咸豐中假滿還朝浙江巡撫黃公給文書三函一咨吏部一咨翰林院一行吏科則不曰咨而曰手本是猶沿明制也但印則紫粉矣

稅課得籌

宋洪遵松漠補遺云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

歲額外公然分之

鐍放房錢

宋王栐燕翼貽謀錄云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得鐍放仍每歲不過三次按至和乃仁宗年號宋時有此制亦見其澤及窮簷也

宋吳自牧夢粱錄云正月朔日元旦十五日元夕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此則又其歲歲通行者也

漏澤園始於陳向

宋徐度卻掃編云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予外祖以

朝官爲開封府畍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夜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惻然哀之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卽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爲坎皆溝洫什伍爲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輪僧守之徒一人使掌其籍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按日知錄云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今觀此條則實始於陳向非始於蔡京也

又按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可于

官為埋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然則此固古法也

撫䘏遭風難夷

宋吳潛許國公奏議有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云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界內萬里流落尤為可念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

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盼內郎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按此奏在宋理宗寶祐四年令撫卹遭風難夷實始於此

順治年間物價甚賤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淸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嵩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

七分葢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豬羊雞鴨甚賤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正青旗

國朝康熙三年盧舍禪院碑記末載立石人姓名有正青旗平西親王禑下王吉明拔　皇朝文獻通考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初設四旗曰黄旗曰白旗曰紅旗曰藍旗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爲正黄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爲鑲黄鑲白鑲紅鑲藍黄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是　國朝旗制無青色乃此碑有

正青旗豈平西之異制邪盧舍庵在西湖即在俞樓之東寺僧拓此碑見示故記之

國朝禮親王嘯亭雜錄云孔定南耿靖南尚平南等歸順時未隸旗籍 文皇帝名其軍爲天祐兵特設白綠黑諸旗纛以賜之見八旗通志然則青旗或即黑旗也

鶡羽翎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皆冠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鶡羽藍翎按今人但知花翎之爲孔雀

翎而藍翎之爲鶡羽則罕有稱者